安祿山事迹

安祿山事迹卷上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爲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爲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突厥呼鬬戰神爲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僞史官官稷一譔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

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爲兄弟乃冒姓安氏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名祿山焉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張守珪爲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爲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

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爲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爲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衞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㊄宗惜其勇銳一作驍勇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其詔辭刻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

宗以九齡先睹未明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爲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
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諂佞善
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
山之美遂授營州節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
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
化州刺史王仁經授以偉略玄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
月六日分平盧別爲節度以祿山爲左羽林大將軍員外
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
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對稱旨因是玄宗賞重之
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

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鎭敕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內部生紫方蟲食禾苗臣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使消化啟告必應時有羣鳥食其蟲其鳥赤頭而靑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麥假手爲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爲薊令以事白祿山祿山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蕚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宗大

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爲武當太守倚淮陽太守敕庭闈之閒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爲戲笑焉

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肆其侵掠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平郡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靖於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莖狀如珊瑚盤疊臣當重寄誓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之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幽贊之功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虛妄以取媚於玄宗皆此之類也

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於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玄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訥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旣蹈適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卽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生時氣雄小養馬上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玄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鉷承恩亞於林甫而

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白事怠而不
恭林甫欲示以威佯語他事命左右白王大夫鉷至鞠
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鉷語逾謹而祿山逾恭自此還
遞相維林甫危害肅宗告祿山思作難約令其子引兵
來援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納祿山遺嚴莊領阿
布私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與阿布私潛通結爲父
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同凡庶殯掩連累之者五
六十人迹其行事不得不爾
玄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
宴承歡奏云臣蕃戎賤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爲陛
下用願以此身爲陛下死玄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

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眞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眞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祿山恩寵寖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歎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並爲國夫人祿山嘗

令麾下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爲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己袍披覆之其爲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爲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豬龍也無能爲者祿山乘驛馬詣闕每驛中間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上袋試之能駄者乃高價市焉餘飼以候祿山鞍前

更連置一小鞍以承其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卽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陋隘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玄元觀卽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子重複窈窕匼帀詰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韓帳幔幕充牣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鍱二具色絲絹一百副夾頡羅頂額織成錦簾二領各紫紬簾羅金銅鉤分錯色絲縚貼白檀香牀兩

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葱夾貼緣錦緣白平紬背席二領繡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繡綾顗夾帶碧綾口旗色絲縚百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三尺水葱夾貼席紅錦緣白平紬背紅異文繡方繡褥紫紬牀帳兼黃金瑤光等並全兩內帳設續賜青羅金鸞緋花鳥子女立馬雞袍袴等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屏兩領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柏牀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一張繡草墩子三十箇

至於廚殿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甖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銀

絲織成籌筐銀織笊籬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玄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閒爲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榮寵每於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曰用奇材者必拔於常倫立茂績者亦超於彛典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

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運幷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祿山河嶽誕寶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鎭淸邊裔中權決勝暗合孫吳自授以元戎升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以忠竭私誠無隱疇之舊典宜誓山河長平之封式崇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仍賜實封三百戶幷賜鐵劵餘如故是月又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延偃夙稱幹略素懷節義仁而有勇志已慕於韜鈐忠以立身名早雄於沙漠克生令（脩）

寶負長才蘊登壇之長謀當弄印之榮寄作鎮幽薊肅清
醜虜舉無遺策動見奇功自葉流根是光幹蠱之德飾終
褒美爰申加等之贈宜膺寵秩用慰泉壤□范陽大都督
尋進封祿山爲東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勳高者禮厚
欽若古訓抑爲舊章開府儀同三司兼左羽林大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大守
使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
四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國柳
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鈐氣稟雄武聲威振於絕漠
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臺憲仍杖
旌旄旣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契丹負德潛懷

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梟渠帥風塵攸靜邊朔底寧不示
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
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九載
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褾鈿軸令內常
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於大同殿安
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并金平脫匣寶枕承
露囊金花盌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舖請於道場所安置玄宗命置於內殿

殿

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子

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温泉爲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麵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甯園充使院今司天臺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

弟虢國姊妹並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

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温泉賜浴將士並賜食賜錢玄宗

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賜

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等

龜茲一部雞婁鼓指鼓腰鼓笛簫觱篥等七人將士亦

各頒賜賜祿山金鈒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并蓋金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御侍史楊(玄)章三人緋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軍楊歸順等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自獻金銀器物婢及駞馬等

金窯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牀子二紅羅褥子一婢十人細馬十匹打毬士生馬三十匹駱駞十頭骨鞍轡三十具茸黃綾鞍袱三十條鈔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醬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玄)宗每

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遺祿山酥眞符寶輿并窯臺及音聲寶車牛士織盎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食等一一牙盤令內謁除大賓宣賜祿山以爲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坊進表求降墨勑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玄宗欲於樓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玄宗每於苑中鷹鶻所獲鮮禽多走馬宣令賜嘗王鉷楊國忠選勝燕樂必賜梨園教坊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温泉必令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王人御醫重疊複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管內上谷郡起五鑪

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召祿山男慶緒及女壻歸義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忠臣等赴闕到日並賜衣服玉腰帶錦綵等仍令尚食供食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玄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月忻三日嘉平安四鄰預知天下稔先為物華春其見重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加賞遺

玄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平二金鍍銀蓋椀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馬腦盤二金平脫大盞四次盞四金平脫大腦盤一玉腰帶一并金魚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細綾衣十副內三副錦襖子并半

臂每副四事熟錦細綾■三十六具太眞賜金平脫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篦耳篦各一銅鑷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咄合子三金鍍銀盒子二金平脫盒子四碧羅帛子一紅羅繡帛子二紫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并平脫鎖子一紅羅繡帛子二銀沙羅一銀鉅椀一紫衣二副內一副錦每衣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又不可勝計也

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綳子綳祿山令內人以綵

興舁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洗了又綳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爲河東節度二月二日遂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温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爲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温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宗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則慶光慶喜慶祐慶長慶■等一十一男皆是玄宗賜名慶宗爲衛尉少卿慶緒爲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加秘書少監又尚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恃此日增驕

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玄宗年高國中事變遂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蕃人健兒爲曳落河八千餘人爲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護眞大馬習戰鬬者數萬疋牛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

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於是張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等在幕下高尚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

乾眞等爲將帥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絕於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人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姦謀常誘熟蕃奚契丹因會酒中寘毒鴆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是年秋祿山大舉兵討契丹使人謂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爲鄉導行至土護眞河誓衆曰兵法疾雷

不及掩耳今久雨復去賊尙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弩盡溼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志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張其勢必脅之不三日必降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遂請效死於先鋒思德形貌素類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取之須臾支解骨肉立盡衆咸謂殺得祿山奚又背祿山以附契丹併力夾攻殺傷略相當矢中祿山鞍橋鞭弭俱棄簪履亦墜獨以麾下二十騎走上山蒼黃陷於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平盧

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圍而去

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擁衆歸漠北

初布思白節使張暐請不行不受乃劫太倉庫而去

祿山乃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並來朝玄宗使內侍高力士及貴人迎於京城東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以思順常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

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誣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遺書於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弟太僕卿元貞並伏誅天下寃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山必反玄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

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爲默啜所破請降附天

寶元年朝京師玄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代爲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爲之下祿山因請爲將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爲回鶻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於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送於京師玄宗御勤政樓執以獻以丁壯一千遞於屬川餘並歸祿山布思敗後投於葛邏祿葉護規畏懼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樓下斬之省衛文武官往觀之具五刑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爲壯玄宗大悅授慶緒特進衛尉

卿張樂以會將士

安祿山事迹卷上

安祿山事迹卷中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繒寶鉅萬

時肅宗覩其兇逆之狀已露言於玄宗玄宗不納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普昇等二人舁一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於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覿

及見玄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侫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僞遂畏服之楊

國忠性懆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反奏

請追之祿山以玄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玄宗益信祿

山爲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

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莊宅一所二十四日又加

閑廐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

史中丞吉溫爲之副 溫加武部侍郎爲之副使 二十六日又加兼知總

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

應立功將士其跳蕩弟一弟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

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三資弟一功請超二資弟二功請依

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爲好書寫送付臣軍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二一作千餘人祿山歸范陽玄宗御望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洪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船夫持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玄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垍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玄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楊國忠曰此張垍所洩也玄宗大怒黜垍瀘谿郡司馬

初垍贊相禮儀雍容玄宗翌日謂垍曰朕罷希烈以卿

代之埴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叛之因以爲恨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㊈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於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即日進畫便寫告身付千年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既見未對㊈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國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留於上前而出

俄又令袁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爲圖耳國忠等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國忠曰臣晝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衆上時所忌疾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寶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先反以明己之

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常置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駞馬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李峴閉捕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縊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溫爲澧陽長史

溫天官侍郎頊之猶子也連按大獄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漠視也初蕭炅爲河南

尹以贓下獄溫課竟其罪炅爲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後爲萬年縣丞未幾炅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炅親附之溫尤與之善溫揣炅拜官必謝恩於力士歸則先造其門炅纔至則聞其言笑之聲甚歡炅問閽者曰吉七郎也炅素懼勢倖語畢通謁亦已久矣力士命引炅溫佯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炅揖之與之對坐遂與之相結爲膠漆矣乃引爲曹官薦之於林甫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溫於路低帽以避之溫心銜之及柳勣之獄託勣引陟陟竟以流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國忠相善教其取恩及國忠與祿山交惡而溫厚於祿山祿山掌

閑廄引之副使內侍朝庭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玄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温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爲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温所爲今爲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蹈舞拜謝無何安祿山上表以理且言國忠讒疾之狀玄宗方寵於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握兵跋扈逆亂未發而以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玄宗十四載正月九日日丁卯吉温又坐贓七千疋及逼士人女爲妾重貶端谿縣令尋杖死於獄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玄宗竟不之覺慶宗尚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且

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㊀宗懼其生變遂歸過於京尹李峴峴貶零陵太守以安之六月㊀宗使黜陟使分行郡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疾不迎嚴介士於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而退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疋鞍轡百副每疋牽馬夫二人令蕃將二十二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達奚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甲杖應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敕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卽先後遞遠計

腐矣玄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璆琳非爲託祭龍堂不虔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齎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於華淸宮兼宣如達奚珣之策祿山閫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復命奏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踞牀上不起但云聖人安穩遣令左右送臣於別館居數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衆號爲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爲名

十五日聞於行在玄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

笑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也何日必斬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於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勸祿山反與高尚同力贊助及祿山末年恐事主不測遂與左右李豬兒同害祿山遂宣僞敕立安慶緒爲皇太子慶緒兄事莊每事必先問之後慶緒奔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弟十一女詣懷鎮時遏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若許歸投請給

鐵券在前軍如可招者須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學常歎息謂汝南周銑曰不危(當)當舉事不終而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文章之名後改名尚天寶初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舉尚高蹈不仕送錢三萬并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寶以託之其年策試第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後懷寶引見高力士置之門下令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為平盧軍掌書記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圖讖祿山疑

懼勑其謀反累奏爲屯田員外郎及隨祿山陷東都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敕並尙爲之毁譖本朝所不忍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並尙代之仍拜侍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尙與孫孝哲同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爲祿山所通因茲狎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出入臥內甚見親信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玄宗之召衣紐無故斷落祿山驚忙不知所爲孝哲採懷內取鍼綫爲祿山綴之祿山轉憐之常侍祿山皆先意曲言必嘉悅又善於女工裁縫不稱其身也天寶中官至大將軍祿山潛逆爲殿中監充閑廐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之於西監安守

忠張通儒田虔貞等攻長安皆受制於孝哲殺王妃數
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掌及素與祿山不叶者必殺之
以鐵棒揭腦蓋而死血流於地、
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幕府僚屬偏裨更無一人知
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礪戈矛稍甚於常識
者竊怪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謂眾曰奉事官胡逸自京迴
奉密旨遣祿山將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兼云莫令那人知那人指國忠也
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賈
循爲留後薊縣者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必敗祿山
特收入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利主留邦

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年老公未嘗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人相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爲長牓以毀國家兼妄云累奏不聽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捷以車千乘包藏器械先後於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孔目官太僕丞嚴莊專居左右以畫籌所至郡縣無兵禦捍兵起之後列郡開甲仗庫器械朽壞皆不可執兵士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皆開門延敵長史走匿或被擒殺或自縊於路傍而降者不可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餘蘊蓄奸謀潛行恩惠東至

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人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以衣資賞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喻夷夏之意因而往往不傳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死節而况幽薊之士乎及狠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賊將高邈僞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翽輕騎出迎遂爲所執送詣祿山太原奏光翽被擒并東受降城奏祿山反

玄宗猶疑以讎嫌毀譖尚不之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翽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
陰風悽慘觀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
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獻漢高祖
不宿柏人碩王子牒至云黃河水見底冰結成橋
祿山多截草木於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船大樹礙凌一
宿而冰合
丁卯陷靈昌郡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首
至尋陷滎陽傳太守崔無詖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爲敗
不旋踵及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西走保
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遂除

范陽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塗地

敕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效力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

太守顏眞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瘗之

顏杲卿又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故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豪

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爲常山太守及杲卿爲長史袁

履謙前眞定令賈深内邱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

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守常山杲卿

遂謀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邈何千年俱自東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年及邈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爲行宮元帥以河西隴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爲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剌頡跌朱耶契苾渾蹛林奚結沙陁蓬子處蜜吐谷渾思結等一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

時朝廷空虛失藩籬之固懼其乘勢侵軼會祿山方圖僭號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稍而至矣

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京城誅慶宗淸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卯常山擒何千
年高邈博陵誅□誠河閒誅杜睦一時皆以其地歸順
河北驛路再絶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關
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爲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
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尙及嚴莊曰汝等
令我舉事皆云必成四邊兵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
不見汝等矣遂誡門下逐之數日祿山憂懼不知所爲而
怒不解及田乾眞自關至從容爲尙等言於祿山撥亂之
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狽於滎陽曹公
傾覆於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
募新軍烏合之衆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爲我

敵縱大事不成猶可效袁本初以數萬之衆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尙皆佐命元勳何以遽斥絶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山喜曰阿法之言是也吾已絶之奈何乾眞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尙等飮燕酣樂祿山自唱傾盃樂與尙送酒待之如初阿法乾眞小字也祿山雖盜據河朔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賈深獻捷且求救於太原王承業通幽獻計於承業承業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爲己功是以承業等驟加

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於祿山怒縛於洛水橋柱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臠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旣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一十郡復爲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衆於嘉山思明跣足露髮奔於博陵歸順者十三郡思明懼焉潼關失守二將旋師燕趙之間賊復居之

安祿山事迹卷下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五載正月乙卯朔祿山遣東都耆老緇黃勸進遂僭卽帝位國曰大燕自稱雄武皇帝

祿山起逆之初童謡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一貫錢燕者祿山國號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稱天子天上女安字也鋪白氈者祿山入洛陽之日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只得一千日祿山云纔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一作顏）上祿山詩曰象曰雲雷屯大君理經綸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

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爲王以達

奚珦爲侍中張通儒爲尚書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寛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爲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曉一作蕘韋恆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蒿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光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因於所司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

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流於崖洲發韓公張仁亶一作亶之墓戳其屍以張通儒故也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並復舊官祿山令問俗壞太廟問俗遷延終以獲全令萬頃捕殺皇支萬頃多所脫免休數囘諫祿山此二三人者本祿山賓佐

其餘文武悉備署之以范陽爲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其城東隅私第爲潛龍宮

其第本造爲同羅館前後十餘院門觀宏壯闉闍幽深土木之瑰奇□堊之彤飾僭擬宮室祿山表請以一千萬買之奏敕賜之至是號焉

僞節度留後賈循右虞候程超謀以范陽歸順爲祿山僞

度支副向潤客所覺潛令送赦書使韓朝陽告之庚寅朝陽自洛陽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陽之害已與朝陽款曲行禮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之遂宣僞詔數循罪逆并斬超並傳首東都戮及妻子以平盧持節呂知誨一作節爲留後亦爲本軍所殺又加潤客右散騎常侍代之殺皇支范陽府掾李戒等四人沒其妻子五月奚契丹兩蕃數出北山口至於范陽俘劫牛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唯留後羸兵數千不敵潤客等計無所出遂以樂人戴竿索者爲趫捷可用授兵出戰至城北清水河大敗爲奚羯所戮唯三數人伏草莽間獲免

其樂人本玄宗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得五百

餘人或一人肩_{一作}屑符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長百餘尺至於竿杪人騰擲如猿狖飛鳥之勢竟爲奇絕累日不憚觀者汗流目眩於是此輩殲矣虜未至前月餘日童謡云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日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初聞莫悟至是而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爲祿山將崔乾祐所敗

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

初翰守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國忠爲名公若留二萬人守潼關悉以餘兵誅國忠此漢誅晁錯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許之未發或泄其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多而

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從之遂遣劒南軍將李福德劉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焉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乃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國忠語其子暄曰吾死無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人謂諸將以潼關三百餘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楊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於已不利欲其速戰數奏促之賊將崔乾祐叩關數請戰國忠與翰既不協因言翰逗遛不進㊟宗數使進兵出關翰遂領馬步十五萬與賊將崔乾祐會初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晝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復以金銀飾其晝獸

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驚駭從而攢戈矢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驚馬奔駭燒氈車及薪芻煙焰昏黑兩軍不相辨我軍謂賊在煙焰之中遂集弓弩併射之賊軍抽退日昳方覺無賊我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拒黃河南抵石岸排蹴前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習險之騎直透黃河橫截我軍敗績沈河死者十有二三翰在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遂將船百餘隻到河南岸爭渡者不可勝紀每滿即沈如是沈者數十渡餘軍散走入南關先時於關門旁穿二道塹闊二丈餘及師敗之際前後奔

兢人馬枕藉入坑須臾塹滿兵士踐人馬之上方得入

闞陣之旣敗也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往來我軍視

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猾謂是賊不敢

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鬬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

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石人馬汗流其日

翰在靈寶縣西洪溜澗與崔乾祐相逼翰兵馬多乾祐

不過萬人爲撒星陣十五爲一旗或密或疎或前或卻

官軍見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陌刀五千人列於陣後

令其軍曰進則十五有生退則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

自戰乾祐忽驚金鼓卷旗狀似退官軍益怠忽馳而進

勢若雷霆官軍失勢遂爲所薄是月東風吼地飛沙漲

天煙塵相合野中舊積諸草賊皆焚之煙燄徹天昏黑如夜旗號之色人皆莫辨賊乘風便趨我軍煙塵之中拱手而皆受戮

初翰至潼關風疾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政事委行軍田良邱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全無鬬志及出師未陣而潰爲麾下蕃將火拔歸仁執降於祿山

軍敗後翰自首陽山西渡入潼關津驛關門不守王思禮收合餘軍更欲戰歸仁語翰曰賊勢逼相公且宜西行避之以圖去就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祿山後畫異圖事將未晚翰曰逆胡猖狂偶然一勝天下之兵計相續至羯胡之首期懸旦暮歸仁曰賊在咫

尺更欲徵兵則我之命已掛賊戈矣翰欲下馬遂以毛繩於馬腹下連縛其脚控轡出驛翰怒握鞭自築其喉又被奪卻鞭攏馬就乾祐送於洛陽

祿山曰汝常輕我今日何如翰俯伏稱肉眼豈知陛下遂至此陛下爲撥亂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署翰爲司空令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遂閉翰於苑中而害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㊈宗懼焉十五日壬辰聞於朝廷㊈宗召百官問計國忠以爲幸蜀便

先是國忠樂於蜀地爲自全之計自天下乏兵頗置腹

心於梁益間卒行其志或曰非國忠之計解之在後監察御史請出御庫金帛召募壯士率六軍一戰以拒之識者壯其志而又拙其謀初㐅宗覽龜茲曲名部見北洛背代深惡之謂樂工李龜年曰何忽音樂爲如此不祥之名遂令諸曲悉改故名及聞祿山反龜年曰曲名先兆果不虛矣開元天寶中人間多於宮調中奏突厥神亦爲祿山之應國初盛傳武媚娘曲而則天僭竊之事應之則先兆豈可測哉

十六日癸卯㐅宗幸蜀

鑾駕自延秋門出百官尚未知明日亦□有來朝者已而宮嬪亂出驢馬入殿輦運庫物上過渭橋後楊國忠

令燒斷其路上知之使高力士走馬至橋止之曰今百姓蒼惶各求生路何得斷絶令力士撲滅了來上止望賢宮從官告飢乃命殺馬拆行宮木煮肉遺之入宮憩於樹下惘然有棄海內之思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嗚咽上曰朕之作后無負黎元今逆胡負恩宗廟失守竟無一人勤王者朕負宗社致不自勉唯爾知我更復何言卽使中官入縣宣告咸陽官吏百姓更無一人至者午時上猶未餐良久有村叟來獻蜜麨上對之慘然旣而尚食令人舁御膳至分散從官發至金城宿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奏哥舒翰敗沒之狀十八日至馬嵬從官韋見素及男諤楊國忠及男暄魏方進及男元向等

六人入驛起居纔出有吐蕃二十餘騎接國忠曰某等異域蕃人來遇國難請示歸路國忠方與語衆軍傳介曰楊國忠與吐蕃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圍驛國忠曰祿山已爲梟獍逼迫君父汝等更相倣傚邪衆軍曰爾是逆賊更道何人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卽梟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吐蕃同時遇害見素爲亂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韋相公父子乃得免上令壽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唯見素父子二人上策杖躡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軍人不應行在都虞候陳玄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國忠父子既誅太眞不合供奉上曰朕卽當處置乃迴步入驛

倚迴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眞具述事勢太眞曰今日之事實所甘心容禮佛遂縊於佛堂昇置驛庭中令㊄禮等觀之㊄禮等免冑謝焉軍人乃悅然議鑾駕所詣上意欲幸蜀中中使常淸以國忠久在劒南恐其中連謀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多時地安可駐中官郭師太謀幸朔方曰彼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地名忠孝中官駱休詳請幸隴西曰姑臧一部曾王五涼土厚地殷實堪巡幸各陳所見都十餘輩上皆不可顧謂力士曰卿意如何力士曰太原雖近地與賊連先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難不達人意西涼地遠沙塞蕭條大

駕巡幸人馬不少旣無備擬立見悽惶劒南雖小土富
人强表裏山河內外險固以臣所見幸蜀爲宜上然之
卽日幸蜀皇太子爲百姓所留尋幸靈武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初祿山不虞玄宗南幸故進兵緩也
於是祿山僞官屬等全虜府庫兵甲文物圖籍宜春雲韶
犀象舞馬掖庭後宮皆沒焉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制犀象驅
掠舞馬遣入洛陽復散於北向時之盛埽地矣肅宗克
復方散求於人間復歸於京師十得二三祿山至東都
旣爲僭逆嘗令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長多未
之見乃誑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來見吾必拜

舞禽鳥尚知天命所歸況於人乎則四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怒略無舞者祿山大慚懷怒命置於穽井中以烈火燒使力憊俾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胷脇流血數石舊人樂工見之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於樂工求訪頗切不旬日間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皆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後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覺歔欷相視泣下羣賊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初於菩提佛寺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

天秋槐葉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母崔氏以孝聞累官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佯狂失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僞受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陷賊官三等定罪時弟縉爲刑部侍郎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後爲尚書右丞營別業於輞川朝散之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絶塵累及臨終之際縉在鳳翔作别縉書及平生故人勸以修習捨筆而終

祿山竊據河洛令張通儒居守安守忠總兵以鎭西京於時二京全陷

至德元年九月賊黨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馹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慶宗以祿山起兵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腰斬於長安并母康氏等五人榮義公主亦賜死焉自後安忍殺不附己者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遂深居高拱殘虐自恣其大將等亦不可得而見之皆因嚴莊以白事其酷如狠虎雖曰腹心齊爲仇敵矣先是百姓因亂爲盜忽入倉庫祿山既收西京怒之大索長安三日而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又令府縣推按連引支證日以句鎖徵剝搜捕爲事錐刀之末無不徵之百姓騷然所在叛矣間諜

日至士庶潛議亡歸知肅宗至靈武皆企官軍相傳曰
皇太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爲空如是者百餘日
京畿豪杰没賊官吏歸者相繼不絕誅而復起絕莫能
制其初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
爲勍敵其將皆勇而無謀日縱酒高會唯聲色財貨是
嗜不復萌西進之心故肅宗得乘其弊蓋天所命也
兇威所至無不蕩覆衣冠士庶歸順於靈武郡者繼於道
路家口亦多避地於江淮
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爲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
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
其陷賊州郡賊軍所至則爲賊守師纔去則相共殺賊歸

國反覆十數度至於城邑爲墟而人心不改及聞肅宗治兵於靈武人心益堅矣祿山先患眼疾日加昏昧殆不見物又性轉嚴酷事不如意即加箠撻左右給侍微過便行斧鉞特寵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爲嗣慶緒每懼見廢嚴莊亦慮祿山眼疾轉甚恐宮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祿山左右閹豎李豬兒等同謀莊謂慶緒曰殿下聞大義滅親乎臣子之間事不得已而爲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怯懦憂懼之際遂應之曰兄之所爲敢不從命又謂豬兒曰汝事皇帝鞭笞[illegible]可數乎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殺祿山嚴莊慶緒執兵立於帳外豬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

斬其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著佩刀始覺難作捫刀不得但以手撼帳竿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腹已數斗血流出掘牀下地以氈裹其屍埋之戒宮中勿令泄莊明日宣言於外稱祿山疾亟爲詔立慶緒爲皇太子軍國事大小並決之於慶緒僞即位尊祿山爲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咨之

豬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歲餘事祿山頗謹宮刑之時流血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祿山最信之祿山腹大每著衣服令三四人擎腹豬兒頭戴之始得繫衣帶玄宗賜祿山華清宮浴豬兒得入宮與祿山解著衣裳然祿山性殘暴鞭撻豬兒最多遂有劃腹之禍

祿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殺僭竊三年年五十五

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敗賊將安守忠等於香積寺汾陽領軍從城南赴東都二十八日元帥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姓十月六日又收東都安慶緒空東都遁於河朔十月二十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皇發成都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千馬軍才三四百至新鄉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阿史那承慶部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歸仁等散投恆趙范陽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來衙前參至衞州則無人輒見及至湯陰分散過半縱未去者亦止泊相遠慶緒知人心移改不詢

問至相州雖散略盡疲卒纔一千騎士三百而已至滏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卒一萬軍馬三百在滏陽慶緒處必死地謂諸弟曰一種是死不如刀頭取決遂與慶和等三人領家童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光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一時分散慶緒遂分八道曳露布稱破光弼思禮兩軍收斫萬計營幕儼然天假使便無所欠少況回鶻已走立功不難其先潰將士於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來月八日再收洛陽諸賊知河東喪師逆心又固受其招誘以十月悉到相州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和委薛嵩訓練新舊衆三萬餘馬

軍六千已上旬日之中僞將蔡希德以其衆自高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珣自唐至道塗復及六萬明年六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十六萬至衞州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萬來逆戰數合皆敗慶和恃以弓矢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棄鎗墜馬就擒慶緒大敗遁夜走歸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馬薛兼訓董秦等二十一萬衆於相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一月五日慶緒以五萬衆列陣於愁思岡賊衆大敗殺二萬餘人遂至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緒以殘傷出戰多至摧敗卻入城守史思明本爲慶緒北鎭幽薊及慶緒京陝西敗洛陽奔北思明殺烏承恩卻背國家慶緒危急頻使求救於思

明思明乃引軍來援兇徒既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於
魏州僭稱燕王年號順天全軍屯於楚王橋使李歸仁
以精兵一萬尋山向北汾陽以敕賜刀授[illegible]軍平明引
軍躡賊賊亦駐軍相持至暮三合歸仁大敗擒偽洛州
節度使張令暉兵馬使范秀嚴流血積屍塡谿溢谷歸
仁乃歸潞陽招取敗卒思明聞之大懼汾陽以諸將欲
襲思明謀議不同汾陽與李廣琛同謀引安陽河水浸
城遂築堰開渠而浸城焉城中無復出路餓死者衆思
明遂領兵來助殺我防堰官健決我隄堰又破衛尉縣
燒糧車五十乘驅卻牛萬頭官健走脫者一半已來二
月己未慶緒城中易子而食屑朽木淘馬糞飼馬官軍

以道路懸絕往來甚艱汾陽與光弼所謀不協遂列大
陣於鄴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漳水上官軍初勝生擒殺
傷甚眾思明於困敗之中忽生奇計官軍大敗日蕩風
起塵埃晝昏城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爲賊徒大至一時
皆潰資糧器械並棄汾陽行二三里駐馬以待師與諸
將結四面陣當路而迴官軍四分損一思明引全軍赴
相州慶緒使人三十里外將赭黃衣以送思明申誠請
冊思明曰不用衣服卽當相見慶緒與弟五人渡安陽
河十里來逆見思明欲下馬思明止之迴馬讓行慶緒
從焉當時分配安置僞刑部尚書孫孝哲侍中高尚兵
部尚書崔乾祐大將已下九人並在毬場祗候參賀思

明過後九人一時處斬思明休卒於合河之陽思明旣下馬慶緒兄弟口前東西而立數慶緒凡數百言末云因何殺阿爺奪職掌曳慶緒西面縊殺之諸弟四人並斬初慶緒未敗時讖云渡河野狐尾獨速明年死在十八日又云胡絕其後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驗當解一作時思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慶緒蓄懷祿山舊恩事臨發慶緒降衆人皆恨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大半餓不行立並令安太清等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後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

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自立至乾元二年已亥爲史思明所殺其後併於思明思明復稱大燕以祿山爲僞燕令

僞史官□稷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其屍與妻康氏並招魂而葬所謂袁后者也謚祿山曰光烈皇帝降慶緒爲進剌王其墓誌敘述兇逆語非典實所紀亦無可取故略也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窣干玄宗改爲思明瘦小少髭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鄉生較祿山先一日思明歲夜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驍勇聞解六蕃語同爲牙郎以欠官錢走入奚詐爲漢使得免後誘殺奚節度使張守珪以思明殺奚功奏授折衝與祿山同爲捉生將去無不捷累拜大將軍及祿山叛逆遂爲祿山攻劫郡縣所向無敵始自一卒至平州刺史嘅

河朔戮力蹤至崇秩畏威懷德雖死無二後慶緒殺祿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封嬀川王思明自己懷計而常懼賊將蔡希德無何朝義殺希德而思明喜形於色尋以八百騎眾舉河北降封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明年改乾元元年戊戌肅宗使烏承恩爲思明副思明殺之復及諸將圍慶緒於相州思明乃來援初懼我軍之救會蕭華以魏州來歸順詔河南節度使李光遠代蕭華思明乘其初到以子擊光遠光遠脫身南渡明年卽元年己亥正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自立爲燕王年號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績九節度使引退思明頓兵於合河口慶緒兄弟至皆殺之併其眾迴至薊城集

僚屬誇衒克捷自爲天假智略人亦以爲然乃立宗廟社稷謚祖考爲皇帝以妻辛氏爲皇后次子朝興爲皇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諸子皆爲王以禮招魂葬祿山置侍中尚書令等官立臺省無曹局遞爲檢討之所識者笑之以范陽爲燕京命洛陽爲周京長安爲秦京置日華等門署衙門樓爲聽政樓節度廳爲紫微殿又令其妻爲親蠶之禮於薊城東郊以官屬妻爲命婦燕羯之地不聞此禮看者塡街塞路燕薊間軍士都不識京官名品見稱黃門侍郎者曰黃門何得有髭鬚皆此類也其年八月又總兵南來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東洛佛事皆送幽州以舊宅爲龍興寺而崇飾之思明本

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贄以彩牋敕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爲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則聲韻相協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又題石榴詩曰三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作刀劃破六七千箇赤男女郡國傳寫置之郵亭子朝興本牧羊胡雛忽奄有十州之地恣爲不法人不聊生萬姓嗷嗷皆望官軍之至上元二年辛丑官軍於邙山敗績光弼奔聞喜思明使其子朝義爲先鋒自爲後殿朝義至永甯郡西使鐵騎先鋒至姜子嶺爲官軍所敗朝義

屢進兵皆挫衄思明大怒朝義與諸將並欲按軍令朝義惶懼不自安思明居驛令心腹曹將軍擊刁斗防衛甚嚴朝義將駱悅蔡文景與朝義曰王於美子嶺失律今日害王王何不自謀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立之事曹將軍亦願爲之欲喚共謀大事如何朝義曰勿驚動聖人善爲之計使許叔冀男季常以其命命曹將軍至駱悅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怨恐禍及己乃不敢拒其夜領朝義下數百人釋甲詣驛思明侍衛怪其有異懼曹將軍遂不敢動思明夢覺據牀惆悵思明性好伶人寢食必置左右伶人以其殘忍皆怨之因問其故思明曰吾向夢見小沙上羣鹿吾逐鹿一本無吾逐鹿三字

及水遂見鹿死水乾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祿與命俱盡矣俄頃駱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以匕首揕殺數人因指如廁思明知事變踰牆至馬廄鞴馬將乘之悅等索見之使麾下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思明問悅等曰是何人作難悅曰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錯合招此事然汝廢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歸汝事今雖廢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義小名者三曰莫殺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殺父之名因罵曹將軍此胡殺我我負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悅等叱左右擒思明赴柳泉驛乃迴見朝義朝義曰莫驚聖人否悅曰無之周贄許叔冀軍在邙山朝義發許季常往報

贊於簾下坐見季常聞說驚倒朝義乃領兵迴周贊許叔冀與季常赴之恐贊貳於己令駱悅等歡迎之殺於柳泉驛恐眾心未定遂矯朝義之命以帛縊殺思明氊裹其屍駱駞駞到東都朝義僭逆自立號顯聖朝義思明之孽子也旣殺思明復使張通儒誅朝興等以通儒爲燕京留守尋爲高鞫仁所殺又與蕃將阿思那承慶相害承慶不敵而奔潞縣鞫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於是羯胡盡殪小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以鞫仁爲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僞太常卿李懷仙爲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復殺鞫仁衙門自春至夏相殺者凡四五加懷仙兵部尚書隴西郡王寶應元

年葬思明於良鄉東北崗是月王師克復洛陽朝義敗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懷仙侍中走至莫州疑懷仙不入前城取道北走將投奚十二月李懷仙以范陽歸順誘殺朝義於城東函其首使騎將徐濟馳獻於闕下朝廷嘉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兼兵部尚書封武都郡王仍爲幽州節度使薊門遂常思明以乾元二年己亥三月殺安慶緒僭王至史朝義寶應元年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兇羯相繼亂於范陽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月犯順史思明男朝義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二胡共擾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

安祿山事迹三卷署華陰尉姚汝能撰汝能始末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里居未詳則在宋時已無可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玄)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構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分綱列目兼有論議較正史紀述頗詳據通鑑考異與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薊門紀亂等書相出入今諸書不存獨此書尚爲完帙洵屬可寳此本出於知不足齋鮑氏訛謬滿紙從友人章碩卿處假得秦敦夫石研齋鈔本校正大字秦本無小字分卷亦不合惜小字僅据新舊唐書通鑑采者校過未能

一復舊也光緒甲辰十月江陰繆荃孫跋

安祿山事迹卷下

安祿山事迹校記

卷上一頁十行　安波注　舊唐書安祿山傳作安波至

一頁十八行　解九蕃語　新唐書安祿山傳作六蕃本書卷中祿山悉解九夷之語則以九蕃爲得其實

二頁十六行　營州節督　舊新兩書均作都督通鑑同

又十七行　四府經略　據新書經略下有使字通鑑同

九頁十一至十四行　貴妃以繡綳子綳祿山　通鑑考異引事迹作以錦繡綳縛祿山　以綵輿輿之歡呼動地　考異輿之下有宮中二字　貴妃與祿山作生日　考異作祿兒　極樂而罷　考異作極歡

十二頁三行四行　爲假子　考異引事迹作養爲己子

十二頁九行 李廷望 舊新兩書均作廷堅通鑑作望

十四頁一行二行 野狐向窟嘷拜以其不忘本也 通鑑唐紀三十三引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爲其忘本故也與此所引相反 舊書哥舒翰傳與通鑑同

卷中三頁十八行 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 考異引祿山事迹作李起 通鑑作李超

五頁十四行 馮神威 考異引事迹作承威今據改通鑑作神威者從玄宗幸蜀記也亦見考異

五頁小字 居牀上不起 通鑑作踞床微起

八頁十九行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胡注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翽誤也

注又按是月有甲子安得有甲午亦不取

九頁七行 傳張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 考異引祿山事迹

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云云 守瑜作元瑜 唐書

又作守瑜

卷下二頁十二行 向潤客 唐書同通鑑作牛潤客

三頁二十二行 晝戰之日及牙將充又縱□火焚驚走

至四頁十行

據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三引唐書改爲晝獸之目及爪

將銜縱火焚之鷩馬共十四字御覽此引唐書舊新兩

書均不載而與事迹所言文字脗合雖小有損益歧誤

無大出入如北拉古岸疑莫能定伺羅爲同羅之誤餘無異同定爲事迹原文而

御覽失其標題御覽前載引用書目檢無此書因附書於後校錄之家

可以參觀焉

曰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車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其驚駴擬從而掎角攢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氈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賊軍在煙燄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師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拉黃河南抵古岸排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伺羅諸兵習險直透黃河古岸橫截我師我師敗績沉河而死十有

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有盤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得遂令將船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船爭渡者不可勝數每滿卽沈如是登船沈者數十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十八頁五行　騎將徐濟　舊書僕固懷恩傳作徐有濟乃懷仙妻弟